

翻瓦

■ 单书珍

有时候我会静静站一边儿
看着从陡峭云梯
爬上爬下的脚窝叔叔
一会儿搬瓦，一会儿搬瓦
是我们村像神仙一样的男人
让我们屋子不漏雨了
经他翻检过的屋顶
又能够亮堂好些日子
我可以更清楚看着
母亲在屋子各处忙碌着
轻轻地走来走去

松果

■ 唐会

多年来一直栖息窗台一隅
大多数时候
它们头挨着头
肩并着肩
无论窗外的风怎么吹
人为的如何抖动
它们紧紧靠着
任谁都无法将它们分开
但也有不少时候
它们突然就东倒西歪
各自朝着看不到对方的方向

黄昏

■ 高芳

一个人
突然在喊另一个人
你并不认识他们
也没有听清他们说什么
可你就是停下
匆匆赶路脚步
只因听见了
相似的暮色中
有一个人在喊另一个人

椅子

■ 牛波

公园里的长椅子
因为天雨
空空的，没有人来
但有另一些不避雨的，来过
一只鸟
把鸟喙在靠背上擦了擦
抖了抖羽毛
后来，吹过一阵风
椅子上的水光
闪了一闪

家蛇

■ 方虎

多年之后
我仍然记得它的样子
常年穿着一件黑色的外衣
偶尔换换
还是那件黑色的外衣
很多个夏日夜晚
我睡在有蚊帐的木床上
它睡在墙上的石头缝里
偶尔我看看它
但它可能一直看着我

这让我倍感温暖
被一双我信赖的蛇眼注视着
只是后来，我们搬家了
很多个夜晚，我仔细找过它

邮递

■ 万进

僻静的小路尽头
一双油绿斑驳的邮筒
若隐若现
不再有人将它记起
也不再有人将它遗忘
小鸟偶尔停在上面

是时间投进去的灰尘
最后某人写的一封信
也许是一封热恋中的情书
也许是一封绝交信

但它们盼望的
那名穿绿衣服的邮递员
一直没来



抓蜈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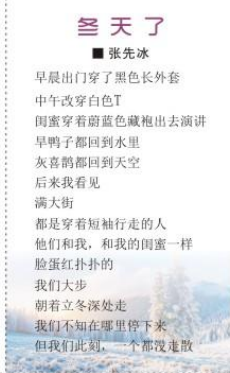
■ 伍梅

捉蜈蚣的人
总在春天几场雷雨前后
独自深夜出没
悄无声息去插桶子园，坟地
他们穿着青藤编的筒靴
腰间那着蛇皮袋子
手中的钉耙和火钳，拉开开
新鲜而松软的黄土
捕捉令人毛骨悚然的爬行生物
风吹草动
背后的寒毛竖起
那人躺在枕上
聆听着窗外整夜的窸窣窣窣
他认出了老友
但不会开口说些什么

冬天了

■ 张先冰

早晨出门穿了黑色长外套
中午改穿白色T
圆窗穿着蔚蓝色藏袍出去演讲
早鸭子都回到水里
灰喜鹊都回到天空
后来我看见
满大街
都是穿着短袖行走的人
他们和我，和我的圆窗一样
脸蛋红扑扑的
我们大步
朝着立冬深处走
我们不知在哪里停下来
但我们此刻，一个都没走散



冬日的早晨

■

后来多次回想
我也说不清自己是喜欢冬天
还是喜欢冬天的早晨
还是喜欢冬天下雪的早晨
一家人生着火
没有急事
谁都不打算出门，从早晨
一直到夜深，围着火塘
每个人坐在自己的老位置上
像听着一支永不停歇的摇篮曲
我们惬意地伸着懒腰
恨不得像春栏里的马打着响鼻
像杯中的花狸猫一样呼呼

镰刀

■ 孙超

一把镰刀，一根杆担
那时候的乡下
风吹麦，一浪高过一浪
男人和女人
是收割麦浪的行家里手
直到夕阳西下
人们陆续挑着麦捆回到晒场
厨房袅袅炊烟
晒场上脱麦子的机器轰鸣
扬起上下翻浪
麦草卷起千堆雪



平常人家

■ 年书

家中寂靜无声的锅碗瓢盆
桌子，椅子，柜子
白色茶几和高高的天花板
吸顶灯，甚至那些微不可见的尘埃和
角落里的水养植物
甚至空气，饭桌上喝剩下的半瓶红酒
无一处地方
不是散发玫瑰花的味道
不对，还有着我喜爱的
茉莉花的味道
栀子花的味道，夜来香的味道
甚至还有
你身上让人安心的，说不出的味道
仿佛你正无聊地歪在沙发上
等着我下班回家

思念你

■ 蔡琴

昨夜同床共枕的被子
此时还留下一个完整的人形
哪里是脚和脚蹻
腿腹和胸脯
脸颊，以及刚刚不久
他从你颈后伸出手臂的姿势
都清晰可辨

是你给他煮了猪肉芹菜土豆粉
并给他像一枚从母体散落的蒲公英种子
在自然的召唤下，随风随落在新的
地方立足是成长，用亲亲身历去感悟
人生坎坷，用爱与付出去体会为人父
母的风雨路，很多时候，追忆父母的
艰辛难以偿还。

韶华易逝，容颜易老，岁月无
声，记忆有痕。当初的黄花丫头已经
为人妻母，当初稚嫩腼腆的父母已经
白发苍苍。眼前，执子之手的幕幕场
景，仿佛昨天自己与父母相处的情
形。蓦然回首，却满是他乡相思的忧
愁，不知此时此刻，远方的父母是否
可安好？是否“无人与我立黄昏，无
人问我粥可温。无人掬我言中泪，无
人独我独行路。”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虽已是而立之
年，但至今依旧难于达到此番人生境
界。更多的时候，喜怒哀乐依赖于
妻，爱敬情仇色于亲，甚，难逃庸
人自扰的烦恼。

就如眼前，不知道是喜是悲，随着
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劳动力大都



九月的早晨

■ 孔如月

九月的早晨
阳光透过青松
它的光
透过寄并盖栅栏
打在寄并深处
我们走来走去的行人
对此莫名其妙
狗子对我们的迟钝
无暇顾及
它的一双狗狗眼睛
试图看清楚
寄并深处的一些东西

陌生的城市

■ 胡涛梅

陌生城市
偶遇一只陌生蜗牛
天下了点小雨
它像是出远门的样子
它说它的庄子
道路
不是东西向
就是南北向
傍着一边走
一定会回到出发的地方

回家

■ 顾桐

下班回家，轻轻转动钥匙
推开熟悉的家门
鞋柜旁边的仪容镜
最先迎接了我
我看见镜中的她
另一个自己
齐耳短发
明媚得像这五月的脸庞
斜肩背着棕色小皮包
白色的、挽着的长袖T恤

齐脚蹻的棕色半身裙
看起来干净整洁又愉快
她朝着自己
微微笑着
友好而诚恳
她似乎在对和自己说
嗨！今天度过了美好的一天
欢迎你安稳归来

话说书的历史记忆（随笔）

■ 张为宏

八十年代初，我在本地的新华书店，看到一套带翻译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共四册），书中收录著名历史学家罗大冈写的一篇序言，因为喜欢而把这套书买下来。但这部一百多万字的名著，我还没看完，就被一位朋友索去了，很是可惜。后来，我又在这个书店买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梅益翻译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现在可能被认为不怎么重要了，但它曾经对我们那一代人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尤其是关于不能虚度年华的那一段著名的论述，在当时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人。

在这个书店，我还买过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曹雪芹的《红楼梦》（共四册），冯梦龙“三言”中的《醒世恒言》（上、下）、《警世通言》（上、下），刘鹗的《老残游记》，都是人民文学版，“三言”里缺了《喻世明言》，到现在还没配齐，后来买了本《古今小说》顶上。

八十年代末，我在武汉上学，在中国民族学院（现为中南民大）校园内，有书店到学校来卖一些折价书，我买到了尼采的《悲剧的诞生》，狄更斯的《荒凉山庄》（两册）。在学院大门口上的小书摊，我买了钱锺书的《围城》和他的《本论学文选》。钱锺书先生是我敬仰的一位大学者，没

想到能在一个小书摊里买到他的书，真是令人兴奋。

九十年代初，我除了在书店买书，还通过邮购的方式买了一些。记忆比较深的，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资治通鉴》（上、下），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古今笔记精华》（上、下），中国书店出版的《古文观止》、《柳河东全集》、《方望溪全集》，中华书局出版的《高僧传》和《颜氏家训集解》。这几部书不但部头大，且都是从右向左，繁体竖排，大部分还是无标点符号的影印本，看起来非常吃力，我只好把它们当作“藏书”收藏起来。另外从湖南文艺出版社，我邮购了《莫泊桑短篇小说全集》，精装本，四大卷，为老一辈翻译名家李青崖所译，他的孩子们补校。从北京日报出版社，我邮购了《郑板桥四子书真迹》，这部郑板桥手书《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的书，书法异于其他书家，字体亦隶亦行，每个字看上去不是十分端正，整体上却十分隽美。郑板桥的这本真迹，让我爱不释手。

以前买的这些书，我读过的，很少有错漏的字，在书价上，譬如《红楼梦》，一共四册，也就六块钱左右，一部《红太阳颂》的诗集精装本，金黄带红色的书皮装饰，十分漂亮，仅售一块六角五毛钱。

外出务工，留下的大多数是老人与孩子。回想昨日听闻有几户女独居老人百年后无人知晓，全身长蛆臭臭才被帮扶干部委托看望老人的村委会人员发现，不由悲由心生，如今农村生儿育女也未必能养老送终。

人间自有真情在，庆幸，一路走访的五保户老人们衣食住行都有国家民政社会救助保障，体现政府人道主义大爱精神，五保集中供养意愿调查中，也有许多照顾老人的亲朋好友坦言，有民政社会救助更好，没有也得照顾，体现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美德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社会价值。

但确实也有少数个案，因为老人自身卫生习惯与照顾老人不负责等诸多因素混在一起，老人起居脏乱程度冲击视觉感受。曾经认为敬老院有人照顾衣食住行，孤寡独居老人都会主动选择入住，但中国落叶归根家国情愫生根深蒂固，老人宁愿孤独终老也不愿离开自己的家。

苍海论田，时代变迁，便捷的交通也加快人员流动的步伐。子曰：“父母在不远游”已经渐行渐远，“执子之手与偕老”已经变得遥远与奢望，环视身边，无论是生活所逼还是情非得已，空巢老人比比皆是，“细雨春风夜欲分，白头闲坐话艰辛。出门便是天涯别，明日思亲梦里人。”父母恩情为何在当今社会反哺何其难？若真待到“子欲养而亲不在了”，人生那将会是“父母在人生尚有去，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的满满哀伤。

冬天的韵味（散文）

■ 李莉

一到冬天，大伙儿首先想到的是寒冷。为了御防寒冷，就免不了要取暖。

说到取暖，我在走过的半个世纪的历程中，经过了不同的阶段和方式，也在心灵深处留下了深深地印记。

刚记事时，印象中好像冬天格外冷。那时，东北风和下雪天也多。人们到了冬天如同过关，非常遭罪而且难挨。尽管如此，乡下人还是宁可挨冻也不希望暖冬，为什么呢？

“该冷不冷，不成家景。”这是老百姓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算谚语吧！因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们，更希望风调雨顺，能有个好收成，先填饱肚皮。

当然，取暖就少不了。我家兄弟好几个，早先时候，一到冬天就围着奶奶和灶膛转。不论早中晚，奶奶刚把饭锅中一不拉风箱了，我们就把腿往灶门里伸。奶奶看着几个孙子，喜得合不拢嘴。“别别别别！一个人暖和和一哈！”

轮到我了，奶奶给我们唱起了童谣：“光明（月亮）奶奶，拄着拐拐（拐棍），跌了个结碌，拾了个小孩，买了个馍馍，烧烧…糊啊！查查查查木啊！”馋得俺小兄弟几个直巴叽嘴。“唉！咋一个韵味呢！”奶奶说

漫步乡村（散文）

■ 康海

上午，临出门办事时查看记录，发现一名总是名列前茅的网友已经晒出了近万步的成绩。于是决定弃车步行，角逐一番。

沿着河畔观赏着初冬风光，不觉间已行走了一个多小时，并不感到疲惫。查看记录，已有了一万五千步的行程。然而看到网友已近三万步的成绩，便打消了追赶的念头，信步回家。

晚饭后，先行走热身，又乘兴扭了几分钟秧歌。然后照例习练太极拳，就寝前查看今日步行记录：行程两万两千余步，在几名健将缺席的情况下列第三名。已如愿。

回想在100多步步行好友的时候，我日行两万步就可能排列榜首。如今在近三百名的步行者中，两万步仅能进入前十名。

端详常走（跑）三万步以上的几个人头像，全是青壮年。自知秋实之年，我终不能与之攀比。自慰我早上与晚间还练太极拳。一天的健身强度也足够了。

其实往常我一天行程也就七八千步，偶尔过万。中上游水平。近來在三万五步的激励下，成绩也经常高到万步以上。幸好并没感到乏力。

与热爱运动的朋友同享健身之乐。朝气蓬勃，惬意养生。

下午，临出门办事时查看记录，发现一名总是名列前茅的网友已经晒出了近万步的成绩。于是决定弃车步行，角逐一番。

沿着河畔观赏着初冬风光，不觉间已行走了一个多小时，并不感到疲惫。查看记录，已有了一万五千步的行程。然而看到网友已近三万步的成绩，便打消了追赶的念头，信步回家。

晚饭后，先行走热身，又乘兴扭了几分钟秧歌。然后照例习练太极拳，就寝前查看今日步行记录：行程两万两千余步，在几名健将缺席的情况下列第三名。已如愿。

回想在100多步步行好友的时候，我日行两万步就可能排列榜首。如今在近三百名的步行者中，两万步仅能进入前十名。

端详常走（跑）三万步以上的几个人头像，全是青壮年。自知秋实之年，我终不能与之攀比。自慰我早上与晚间还练太极拳。一天的健身强度也足够了。

其实往常我一天行程也就七八千步，偶尔过万。中上游水平。近來在三万五步的激励下，成绩也经常高到万步以上。幸好并没感到乏力。

与热爱运动的朋友同享健身之乐。朝气蓬勃，惬意养生。